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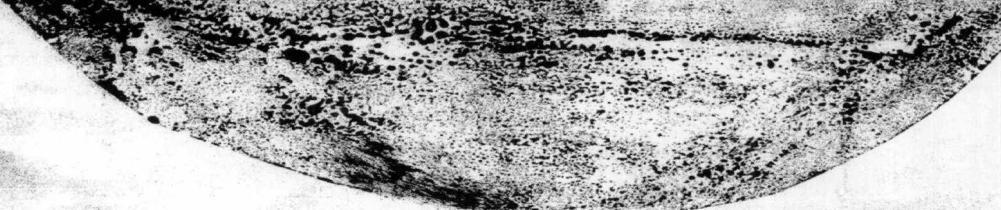
惊虹

戴冰中短篇小说集



戴冰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惊虹

戴冰中短篇小说集



戴冰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虹/戴冰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ISBN 978-7-221-07660-1

I. 惊… II. 戴…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7483 号

惊 虹/戴冰 著

责任编辑:王才禹 阎循平

封面设计:萧 艾

版式设计:阎循平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55000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1/16

字 数:310 千字

印 张:21.125

版 次:2007 年 4 月贵阳第一版

200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1-07660-1/I.1563

定价 32.00 元

小说之翼

(代序)

石 荔

每一次写作,都是写作者思想和感情的一次历险;每一次阅读,读者都会用自己的经验去判断文本。写作是真诚的,误读却无所不在。不过,对于写作者来说,两者的契合或对立,都应视为有益的提醒。

作为一个写作者,戴冰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文学创作。那时他写的是诗,后来才转向小说。这样的经历给戴冰带来的应该是幸运。这使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拥有了一种颇具表现力及色彩感的语言表达方式,同时,他还把诗人的敏锐感觉带进小说。

《惊虹》是戴冰的第三本小说集,集中收录了22篇小说。通过阅读,令人信服地感到戴冰的小说之路宽敞了。他掌握了小说的叙事本质,开始得心应手地运用叙事技巧,在文本中呈现了人生世态的不同映象,显示了人性不可捉摸的复杂纷繁。戴冰小说出现的这种变化,使他成为小说创作的自觉者。

《惊虹》中的小说,大致可分为两类。《弑》、《玫瑰街》、《枝蔓》、《大教堂》可归为一类。这类小说具有戴冰较早时期小说创作的特点,而其余的小说,则显示了戴冰小说创作的变化。

在戴冰开始早期小说创作时,中国小说写作者的耳边正响着一位大师的名字,他就是博尔赫斯。与小说史上写出开创性作品的其他小说家一样,博尔赫斯以超人的智慧和独特的表达创造了“迷宫小说”。这种小说在迷宫式的外壳下,隐藏着一位智者对人类行为的剖析和解读。这种小说是诗歌和哲学的混合体,挑战着读者的耐心和智力,它的晦涩和深奥

往往令人望而却步。

戴冰却热爱迷宫,并且努力地营造着自己的迷宫,同时在这种写作方式中找到乐趣。他说:“我每天写上几页,体会到了巨大的游戏愉悦,以及写作带给我的幸福感。”推想此时的戴冰,正用一门装满词语之弹的大炮,向着纸面轰击。强大的文字之流正汹涌地漫卷过文本,淹没了故事,淹没了人物,使小说文本成为了一个对生活充满好奇的年轻人,带着对摆脱历史命运掌控的渴望,重新安排命运其他可能性的工具。

《弑》中的王者,一直在一种被死亡追逐的紧张气氛下活着,他的生命注定要遭人暗杀而消亡。他竭力躲避,却难逃宿命的一箭。《玫瑰街》中的老妇,直到她再次走向玫瑰街,向命运妥协,她才消除了生命中的恐惧。《枝蔓》中强调的抵消,仿佛是由于命运之掌的捉弄,让抵消——即抹掉别人而显示自己的存在,而存在被质疑,再被抵消。一切人都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却并不能够。

在这些小说的写作中,小说的写作成为了一种解构。戴冰用词语之炮轰击着某种小说的范式,甚至把某些已有定论的史实,解构“成为一堆原材料。”(见《枝蔓》赘语)但这样的写作也是一种创造。戴冰创造了只属于自己的文本,表现出了自己与其他写作者的区别。如果说用文字表现思想、释放激情、满足自己对人生问题的好奇是一种幸福,那么,创造出只属于自己想象力的文本,就更是一种幸福。这些文本对于他人或许是陌生的、隔膜的,但它却是自己梦想的真正再现,这确实是一种幸福,一种通过创造而获得的幸福,散发着汗水芳香的幸福。

当然,这种与现实生活有距离感的文本,在后来质疑着戴冰的幸福感。因为具有心灵特质的文本都无法真正复制,博尔赫斯的小说只能随他而生,随他而亡。而任何写作也最终不能孤芳自赏,只取悦自己。正如纳博科夫所说:“我是主张象牙之塔的,写作只是为了取悦一个读者——自我。然而,一个人也需要点回肠荡气的东西,假如没有回应的話;希望在一个或多个国家里有稍许多一点自我出现。”任何作家都需要读者,这一点,大小作家概莫能外。当卡夫卡把生前未发表的作品交付给布洛

赫时,他是不是知道好友能为它们找到生路,刻意挑选了一位遗嘱的背叛者?结果却是让我们阅读到卡夫卡。而作为中国当下语境中的写作者,迅速变革的现实,也呼唤着关心现实的写作者。

已经在写作之路上无法回头的戴冰感到了艰难,愉悦和幸福渐渐不再。剖析君王的动机和构想历史的宿命可以闭门造车。描写现实生活首先要贴近生活,贴近众生,要心中有人,要会把握他们难于捉摸的心灵,并且创作出不同于以往文本。

命运向每个人挑战的方式虽然不同,但接受命运的挑战似乎是每个人的宿命。放弃习惯方式的写作,这都是写作生命提升或衰退的出发点。从这个出发点接受挑战的戴冰,写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小说。这些收录于《惊虹》中的小说叙述着我们的生活,展现着不同人物的风貌。这些小说的出现使写作者戴冰呈现出另一种形象,他仿佛打开房门,走出书斋,在大街小巷里游走,在滚滚红尘中周旋,探访着每一个让他心动的人物,记录下生活千变万化之后的不衰世相。

他并没有放弃某些固有的习惯,特别是他对人命运变化的执著关注。

在他的笔下,命运就是双刃剑。它在赐福于人之后,又会陷人于绝地。无论是《头发的故事》中长着浓密头发的马天,还是《拾枪》中的瘸腿老莫,以及《斜视》中左眼斜视的倪天琴,他们都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马天表面因有天生的浓密头发,可以做成各式新潮发式,而成为小城新潮流的代表。后来却因头发掉落,意外杀人,避祸他乡,刻意弄掉头发而成为屠宰厂的褪毛工。这篇小说虽然结尾雕琢了一点,但随着人物的变化,命运的无常让人叹息。生动的人物心理变化,准确的时代风貌描写,都使马天的故事显得真实。《拾枪》中的老莫,因为自己的无知而瘸了腿。他却幸运地拾到一把枪,这把枪激活了老莫的生命,给予他一个男人曾经丢失的胆气。然而,他的对手却用枪把他的假腿打得稀烂。上帝不仅没能让他站起复仇,还他以人的尊严,反而彻底地毁了他的存在。在略带阴郁的文字叙述中,一种人性的渴求在喘息。故事随着人物心灵的挣扎而推进,沉重而自然。结尾将假腿打得稀烂的子弹,少了戏剧性,随着子弹的射

出,老莫的生存被毁灭。这个结尾比《头发的故事》的结尾自然,是主人公命运的一种必然。《斜视》中左眼斜视的倪天琴,是个美女。但在他生活的圆通街,她一直在两派人关于她该不该做手术的争论中生活,在众目睽睽关注下的生命本来十分痛苦,对立的双方又战事不断。当倪天琴在与一个右眼斜视的女人争吵后,终于做了手术,并远嫁他乡,埋葬过去的自己后,她却又看见了画像中过去的自己。从此,她的生命又失掉从容和平静。这应该是一个人如何渐渐失掉自我的故事。放弃自我还是坚持自我,这是现代小说一直不断重复寻求答案的问题。独特的个性与喧哗的大众从来处在生命的两极。大众拥有社会制定的生存规则,可以挑剔他人的生存;而个性首先抗拒的就是对事物不假思索的认同,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其实文本中的倪天琴只是一个软弱的人,她的自我也是游移的。如果不是在公共场合与那个右眼斜视的女人争吵,让她真正的感到她是个异类,她可能还是不会去做手术。倪天琴放弃了自我,但依然无法逃掉命运的追击。戴上墨镜的倪天琴是一个躲在黑暗之处的孤独者。其实她的处境,也是人类对某些越来越无法处理事态的尴尬境地的一种反射。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真相。

以上的这些小说,对人的命运关注,是伴随着人的行为动作。而戴冰的另一些小说,则是以在事件的展开中,对人更深层次的心理动机分析而见长。

《名单》的故事开始于葬礼。李小光在收拾妻子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份名单。名单上记录着 121 个名字。李小光认识其中的三分之一。这些人的共同之处是年纪都不超过 40 岁,且都是男性。名单的特别之处是名字后有各种符号,达 40 余种,无人能懂。有的人或许会轻易放过名单,但李小光不能。于是为了寻求名单的真相,执著追寻的李小光最后进了疯人院。故事是从“我”的角度进行叙述的。“我”也是名单上的人,排名第七。“我”与李小光的妻子并不是情人,却也成为了李小光的怀疑对象。这样,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是“我”的自知,还是李小光的看法?是不是所谓事物的真相,不过是不同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得出的一种主观

真相,这种人们自认为的真相,其实对于事物的真实却是荒谬的,这篇小说的道理,可以用来检视生活中的许多层面。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小说仿佛是戴冰前期小说的延续,但去掉了对历史的虚构,反映了生活的现实。这使戴冰的小说出现了某种连续性。小说的叙述调子更老练了,有着一一种不动声色的冷静。在这种冷静的叙述中,事件缓缓展开,人物陆续登场,悬念引人前行。比如《天籁》、《技术问题》、《月的暗面》、《一颗石子掉进河心》、《广场杂耍》、《追逐》等篇,都体现了这种特点。

《天籁》这篇小说,文字有魅力,情节有悬念,在从容不迫的叙述中,让人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吸引力。这篇被戴冰称为是对前期小说“一次回眸”的作品,充满着一种对艺术依恋的深情。让人想到,写作者是不是该用现实的阴影来遮挡艺术的美丽;而艺术与现实最好的契合点又在哪里?

作为压卷之作的《追逐》,写的是人刹那间的感受,而这种刹那间的感受,可以改变人的命运。这篇小说,似乎暗示了戴冰今后小说创作的某个方向。他在这篇小说之后的赘语中说:“我相信人心中会有些东西,只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惊鸿一现,就像幽暗深渊里稍纵即逝的光影,比潜意识潜得更深,比幽暗更幽暗。它们跟一个人的经验无关,跟理智也无关,但也许更接近一个人灵魂的真实图景。”能表现人灵魂的真实图景,可以说概括了戴冰《惊虹》中的大部分小说的创作动机和材料的来源。同时,也正是对人的灵魂这种真实图景的发现,使戴冰的小说找到了一条与时代连接的通道。

不断深入的社会改革,不但改变着社会方方面面的结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灵魂。困惑正困扰着当代人。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我们的命运将带我们向何方?这些问题或许不会彰显在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表面,但它却潜伏在我们心灵深处,并在某个时刻袭击我们的心灵,要它作出判断和回答。许多人并不写小说,却能感到意识变化。戴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表现了这种变化。他这种对现代人心理活动的描绘,比起那种只描写生活表面现象的小说来,无疑更有意义。人性是个深渊,有善也有恶。人的心理活动是人性最

隐秘的展示,能很好地分析和描绘人的心理图景,确实值得写作者追求。

当然,不能说戴冰的小说是完美的,但是做任何事情只要渴望走向完美就会接近完美。读戴冰的小说,如同重新认识他——在我的印象中有点异想天开、有点固执己见、甚至有点懒散的戴冰,其实正在勤奋写作,并在很客观的审视自己。这本小说集的每篇作品后,都附有一小段他撰写的“赘语”,从中你可以看到他对自己小说的评判,对写作的理解,是很清醒而有见地的。他读博尔赫斯,也读托尔斯泰、卡夫卡,他从这些作家那里吸取营养,充实自己的心灵,完善自己的表达。他是一个创作者,但也是一个并不自满的学习者。他正羽翼丰满地飞向创作的天空。大师们的高度或许无人能及,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高度。只要坚持,戴冰一定能达到那个高度。

目 录

小说之翼(代序) 石荔

弑 1

头发的故事 7

非死不可 21

拾枪 41

桃花 55

名单 71

猴魔 99

做梦的故事 144

天籁 162

斜视 172

小楼纪事 188

技术问题	204
月的暗面	216
玫瑰街	231
蝴蝶飞	239
枝蔓	251
一颗石子掉进河心	267
有那么多书的病房	277
惊虹	286
广场杂耍	297
大教堂	309
追逐	318
后记	328

弑

成为一个暴君也许是我们的宿命，我想，上天显现骗人的吉兆是为应合我的劫数，就像我如今躺在这临终的床上，像我的祖先那样回忆一切是我们的宿命……

先前的时候，一团变幻了六百年的星云终于停止变幻，形成一个有双翼的皇冠图案。观象台的下级官员们坚信那是个吉兆，还有人把它和世代相传的一个说法联系起来，那个说法认为一俟时机成熟，创世的九脸鹰神就会选择一个最伟大的君主来统治整个帝国，他将“开疆拓土，荡尽诸夷，”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力、在位最长的帝王。诸皇子和朝臣们向父皇郑重祝贺，认定那是上天降临给父皇的瑞徵。父皇那天矜持地坐在皇位上，接受大家的朝贺。我的幕僚中有一个是隐秘的星象师，他仔细观察那团星云，认为事情不是观象台官员们说的那样，而是有别的启示。他躲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十天里只喝了三次水。他殚精竭虑地冥想和推算，最后得出一个令人遐想的结论。他单独谒见我，说他看到那顶星云组成的皇冠底下有一张脸，但不是父皇的脸，而是我的脸。我咒骂他大逆不道，立即召集所有的幕僚和仆人，当众鸩杀了他，但没有宣布明白的原因，只说他有不臣之心。接下来我约束家人，自己也深居简出，绝断和其他皇子的消息，不再出游和交往朝臣。五月的最后一天，就发生了父皇被刺的事情。

父皇是被一群不知疲倦的阴谋者刺杀的，他们中有的是近臣，有的是内侍，有的是统领军队的将领。他们私下也承认父皇是有史以来少有的英明之君，但也许他们认为改朝换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父皇检阅军队，被一支蘸着蝎毒的长箭射中背心，从一匹白马上跌落下来。御医们束

手无策，互相诟骂，父皇眼看着就要死去，几个娇生惯养的僧侣从远处来到皇宫，献了一副自制的药方，延长了父皇的生命和意志，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把皇位传授给我。

捣弄阴谋的人连同他们的族人在父皇被刺的第二天就全部伏诛，但谁都知道这不会是最后的结果，据说帝国里有那么几个家族，世世代代总有人充当阴谋者的角色，就像我的家族将永远统治这个帝国一样。他们自觉忍辱负重，代表天意民心，所以表现得锲而不舍，甚至不惜改换姓氏，投奔别的家族，他们混迹在朝廷、军队和内宫里伺机而动，就像几粒盐溶化在河川里。皇室和阴谋者反反复复地纠缠延续了好几千年，让许多外国使节和旅行家觉得惊讶，他们回国对人说，这个帝国的史官比别国的更马虎，他们只记载弑君和镇压两件事情。

父皇被刺的当天半夜，一个用布遮住喉结，装扮成宫女的内侍来到我的府邸，传喻说父皇召见我。我默不作声地跟着他骑马来到城郊，从一扇不起眼的小门进到一条秘道。世世代代的人都知道有一条秘密地道通向皇宫，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位置和用途，有人以为是皇帝的藏宝之地，有人认为地道通向第一个皇帝的陵墓，好让在世的皇帝向先祖的灵魂求教。只有皇位继承人和临时被选中用来带路的内侍才知道内情，而后者一旦完成任务，立即会被处死。秘道的两壁用黑色摩蝎石筑造，发出幽暗的光，仿佛透明的铁。我没有想到秘道这样曲折这样长。火把的光焰之后，我终于看到一扇残破的门，门是用橡木做的，上面雕着九脸鹰的图案。据说九脸鹰是创世的神，也是皇族的祖先。门前躺着几具发灰的骨架，我嗅到一种不明所以的臭味。

你自己打开这扇门吧！那个内侍撕掉头上的布，我发现那是一个憔悴的中年人。他指着地上的骨架说，时辰到了，临到我来和它们做伴，这一次要等好多个一百年才会重新听到生人的脚步……内侍说完，用右手捂住他的喉咙，发出急促的喘息声。我看见他的脸色变成蝙蝠腹部的颜色，他悲哀地看了我一眼，倒在那些骨架中间死了。

我打开小门，发现秘道直接通到父皇临终的榻前。

房间里没有别人,只有闪烁的烛光在墙上投下我的影子。父皇的脸色比死人还要难看,但神情却比我预料的安详。我哽咽起来,哭倒在他的榻前。父皇把左手放在我的头顶上,他抚慰我,命令我不要浪费时间,注意听他说话。

从你的祖父给我戴上这枚象征皇权的戒指,其间不知又过去了多少岁月……这些我都记不清了,父皇说。有时候日子多得让我厌倦,我只记得北斗星一次像勺子,一次像衣带,南面的火山死去三次又复活三次,喷出斑斓耀目的火焰,给所有的物体一连投下第二道、第三道影子……我统治这个国家可能的确太久了,让那些狂妄的人觉得绝望,但在他们指责我的言辞里,却从来不提我的仁慈,这让我伤心。你的曾祖父在位一百八十年,处决人犯五百万,其中一半是妇女和孩子,他在检阅军队时被毒箭射死;你的祖父吸取前人的教训,以仁慈治国,他在位一百五十年,处决人犯不到三百万,只有三分之一是妇女和孩子,但他也在检阅军队时被毒箭射死;临到我来统治这个帝国,我坚信仁慈之心可以化解暴戾。我不敢议论先皇的不是,但我废除许多先皇留下的酷刑,让有些朝臣认为我有损帝王的威仪。我不再把死刑加在妇女和孩子身上,而是把他们流放到边疆和不毛之地去,谦逊地让老天来决定他们的命运。其中七十岁以上的老妇还不算在内,我供给她们食物和清水,让她们留在城郊修建陵墓。但即便如此,却化解不了那些阴谋者的叛逆之心,他们说与其让那些妇女和孩子忍受无休无止的苦痛,还不如一刀杀死他们来得干脆;我自知没有你的祖父那样英明,但也自认没有辱没他的姓氏和九脸鹰的血统。你的祖父临终前向我夸耀他治下的广阔疆域,说一个披甲的武士纵马飞奔,等他从最南的边界来到最北的边界时,他腰上的弓弩早已腐朽,不能再用。而我一百二十次远征,一百二十次得胜还朝,如今帝国的领土三面是海,没有一只迅疾的兀鹰不把飞越全境看成一种谗妄,太阳和月亮也只能在帝国的境内出生和栖息。没有哪个帝国曾像这样强大,别的国家都来朝贺称臣,称我为诸神之子,王中之王……但那些居心叵测的阴谋者却指责我杀戮太重,说在我统治的期间男人都活不过四十岁,还造谣说如今的庄稼都长

得跟以往不同,有的像剑,有的像矛,有的像伤口……你的曾祖父死在这张床上,你的祖父死在这张床上,我也会死在这张床上……

我第二次哭起来,父皇又第二次抚慰我。但皇族的运祚是永恒的,他接着说,因为我们是九脸鹰的后裔,而九脸鹰的形象先于一切事物的形象,后于一切毁灭的事物的形象。父皇告诫我,说治理一个如此浩瀚的帝国,要特别注意那些在民间散布和流传的邪说,一些细节看似无关紧要,却可能被别有居心的阴谋者利用。说到这里,父皇打开枕边的一个黑盒子,取出一份标有秘密记号的文件,上面报告说,有人在榆树下聚众演讲,散布世界是一个球体的学说。看完之后我觉得茫然,辨不出其中的利害所在。父皇说,我们居住的世界如果是一个球体,那就意味着,一个人从起点不歇息地走,早晚会回到他的出发点……我还是感到茫然,父皇失望地闭上眼睛,我为你担心……他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世界是不是一个荒诞的球体,而在于那些阴谋者会由此推导出一切事物都将重演的结论,他们会宣扬说,既然帝国的历代君王都死于被弑,那么未来的历代君王也将死于被弑……这样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在世界是个球体和君王的被弑之间好像没有一种直接的联系,中间还得有许多环节,但我告诉你,如果他们证明世界的确是个圆球,那这就是个合乎逻辑的推论,中间的环节也可以一一补上,这可能需要好几百年,但总有一天他们会到达那个结论。那个时候,一切为非作歹的事情都像是天意,叛逆之臣的行为也成为合法的行为,难说不会得到愚夫愚妇们的欢呼……那个传说会在你身上应验,你会成为有王以来最大的王,但是你要警惕来自阴谋者的毒箭,记住,要把所有的诅咒掐死在萌芽中,仁慈是需要的,但必须在确保安全之后……

父皇把那枚象征皇权的戒指戴到我的手指上,上面雕刻着那个无所不在的九脸鹰图案。

九脸鹰神会庇佑你的,父皇最后说,你不会死得像我这样难看。

处理完父皇的丧事之后我感到厌烦,我为皇族和阴谋者之间这种无休无止的纠缠感到厌烦。我决定在登基之后彻底根除这个隐患,我要换一种方式来治理帝国,我不像父皇那样脆弱,不怕他们说我残忍,说我是

一个暴君。我把原定第三天举行的登基大典推迟了三十天。我撇开文臣,单独召见野战部队和禁卫军将领,他们跟着仁慈软弱的父皇早就不耐烦了。我告诉他们我的意图和打算,用火的刚猛怨毒和水的柔软阴险打比方,让他们去拟定和阴谋者有关联的人犯名单,明确命令在我登基后的第二年春天,处决的人犯数目必须达到一百五十万。将领们笑逐颜开,认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十天之后,第一批人犯名单呈到我的案前,名单有三百页厚,字迹又密又小,我不耐烦细看,只随便浏览了一下,就交给禁卫军,让他们抓人。我把处决定在登基仪式的当天,要让所有观礼的子民感到寒心,让没有看见,只是听说的也感到寒心。为了向各国使臣炫耀帝国军队,处决人犯之后,我还要举行两军对垒、攻夺城池的演习。

先皇们在检阅台前发生的不幸让我记忆犹新,为了避免惨剧重演,我踟躇再三,决定把登基大典再延后三十天,在全国范围内第二次大规模搜查万不漏网的阴谋者,第二次大量替换内侍和侍卫。距离大典还有三天的时候,禁卫军让人犯名单又增加了一百页。但新换上来的内侍和侍卫陌生的面孔让我不安,我决定第三次推迟大典,第三次大规模搜查阴谋者和替换贴身人员。而许多迹象却表明可疑之人越来越多……

司仪的大臣向我进谏,说如果一再推迟大典,会引起百姓猜疑,认为是向阴谋者示弱,这会损害朝廷的威仪……

我想起那个世代相传的传说,决定顺服天意,同意大典如期举行。司仪大臣拿来检阅台的结构图和警戒图,指给我看检阅那天我处的位置,我突然警觉起来,意识到司仪大臣已经两次向我进谏,一次为了确定大典的时间,一次为了确定我的位置,我于是命令侍卫首领逮捕他,把他和那些人犯关在一起。

任命了新的司仪大臣之后,我喻示大臣们,说我已决定不在大典那天露面,而是躲在暗处检阅军队和观看处决人犯,打听我会在哪里和什么时候离开的任何企图都将被视为谋逆。大臣们似乎没有异议,只是问如果我不在场,臣民和外国使节们怎么向我朝贺。我说可以对着我的御座朝贺。

登基典礼的头一天,我最后确定了所有事宜,命令大臣们第二天按照

设定的程序依次进行。这之后我只随身带着一个心腹内侍,避开所有的人,从秘道离开皇宫,悄然来到观礼台上一间隐秘的房子里。我在那里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姬妾的眼睛,它们在一九脸鹰的嘴里并不悲伤地看着我。我中途醒来,让内侍给我解说。内侍说这是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吉兆,说明九脸鹰将兑现重返凡尘的诺言,亲自观看我的登基大典。我问他九脸鹰为什么要口衔姬妾的眼睛?内侍想了想说,也许说明陛下的一生中永远不会出现不祥的披甲武士……我对他的解说不满意,但再次想起那个传说,没有把梦放在心上。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喧哗声惊醒,里面还杂着剑和盾碰击的声音。我让内侍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内侍不久就急匆匆地回来了。

陛下,他说,是士兵们在叫嚷,他们听说你像先帝一样被刺杀了,忠心的军队可能哗变。

打开窗子,我命令道:让我忠心的士兵们看到我。

内侍打开窗子,一支等待已久的毒箭射进我的胸膛……

赘语:

记得当时我正在洗脸,预备睡觉,从客厅里传来电视的声音,是一部有关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专题片,我听到了这样的解说词:“……侍卫向叶卡捷琳娜二世报告说,女皇陛下,这是士兵们在喧哗,他们见不到您,以为您已被谋杀。女皇于是命令道,打开窗户,让我的士兵们看到我。”我心里蓦地一动,突然想如果侍卫的这句话本身就是阴谋的一部分……

我决定把《弑》写成一篇特别收敛和结实的东西,它应该像结尾处那张期待已久的弓弩上的弦,通篇都绷得紧紧的。我不知道最后做到没有,但不管怎样,我很喜欢写这篇东西时的状态:既亢奋又谨慎。我想故事里那个弑君计划的制定者就应该是这种心态;另外,我也很喜欢其中的这个句子:……如今的庄稼都长得跟以往不同,有的像剑,有的像矛,有的像伤口……